鄧張徐張胡列傳第三十四　後漢四十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李賢註

鄧彪傳

鄧彪字智伯南陽新野人續漢書曰其先楚人鄧況始居新野子孫以農桑爲業大傅禹之宗也父邯中興初以功封鄧侯鄧音莫庚反仕至渤海太守彪少勵志修孝讓國於異母弟荆鳳本或無荆顯宗高

其節下詔許焉後仕州郡辟公府（東觀記曰虔與同郡宗武伯程敬伯陳叔伯張弟伯同志好齊名南陽號曰五伯）五遷桂陽太守永平十七年徵入爲太僕數年喪後母辭疾乞身詔以光祿大夫行服服竟拜奉車都尉遷大司農數月代鮑昱爲太尉虔在位清白爲百僚式視事四年以疾乞骸骨元和元年賜策罷贈錢三十萬在所以二千石奉終其身又詔太常四時致宗廟之胙（胙祭

廟肉也禮凡預祭異姓則歸之胙同姓則留之宴虔不預祭而賜胙重之）存問常以八月旦奉羊酒（東觀記曰賜羊一頭酒二石也）和帝即位以虔爲太傅錄尚書事賜爵關中侯（劉攽曰案漢無關中侯中侯中當作內字）永元初竇氏專權驕縱朝廷多有諫爭而虔在位修身而已不能有所匡正又常奏免御史中丞周紆紆前失竇氏旨故頗以此致譏然當時宗其禮讓及竇氏誅以老病上還樞機職詔賜養

牛酒而許禹五年春薨于位天子親臨弔臨

張禹傳

張禹字伯達趙國襄國人也祖父況族姊爲皇祖考夫人皇祖考鉅鹿都尉回數往來南頓見光武光武爲大司馬過邯鄲況爲郡吏謁見光武光武大喜曰乃今得我大舅乎因與俱北到高邑以爲元氏令遷涿郡太守後爲常山關長會赤眉攻關城況戰歿關縣屬常山郡今定州行唐縣西北有故關邑城東觀記曰況遷涿郡太守時年八十不任兵馬上疏乞身詔許之後詔問起居何如子歆對曰如故詔曰家人居不足贍且以一縣自養以況爲常山關長會赤眉攻關城況出戰死上甚哀之父歆初以報仇逃亡東觀記曰歆守皐長有報父仇賊自出歆召因詣閤曰欲自受其辭既入解械飲食更發遣遂棄官亡命逢赦出由是鄉里服其高義與此不同後仕爲淮陽相終於汲令東觀記曰歆爲相時王法禁歆將令尉入宮搜捕王自上歆坐左遷爲汲令卒官新歸國賓客放縱干亂禹好學習歐陽尚書事太常桓榮惡衣食父卒汲吏人賻送前後數

百萬悉無所受又以田宅推與伯父身自
寄止永平八年舉孝廉稍遷建初中拜楊
州刺史當過江行部中土民皆以江有子
胥之神難於濟涉酈元水經注曰吳王賜子胥死浮尸於江夫差悔與羣臣臨江設祭修塘道及壇吳人因爲立廟而祭焉禹
言曰子胥如有靈知吾志在理察枉訟豈
危我哉遂鼓楫而過歷行郡邑深幽之處
莫不畢到親録囚徒多所明舉吏民希見

使者人懷喜悅忽忽德美惡莫不自歸焉元
和二年轉兗州刺史亦有清平稱三年遷
下邳相徐縣北界有蒲陽坡東觀記曰坡水廣二十里徑百里在道西其東有田可萬頃坡與陂同傍多良田而堙廢莫修禹
爲開水門通引灌溉遂成孰田數百頃勸
率吏民假與種糧親自勉勞遂大收穀實
鄰郡貧者歸之千餘戶室廬相屬其下成
市後歲至墾千餘頃民用温給東觀記曰禹巡行守舍止

大樹下食糒音備糗糗也乾飯脅飲水而已後年鄰國貧人來歸之者茅屋草廬千戶署酤成市墾田千餘頃得穀百萬餘斛○劉攽曰注禹巡行守舍止大樹下案文多一守字或云守當作常也功曹史戴閎故太尉掾也權動郡內有小譴禹令自致徐獄然後正其法徐縣名也東觀記曰閎當從行縣從書佐假車馬什物禹聞知令直符責問閎具以實對禹以宰士惶恐首實令自致徐獄也自長史以下莫不震肅永元六年入為大司農拜太尉和帝甚禮之十五年南巡祠園廟禹以太尉兼衛尉留守東觀記曰禹留守北宮太官朝夕送食賜闈登具物除子男盛為郎也聞車駕當進幸江陵以為不宜冒險遠驛馬上諫詔報曰祠謁既訖當南禮大江會得君奏臨漢回輿而旋及行還禹特蒙賞賜延平元年遷為太傅錄尚書事鄧太后以殤帝初育育生也詔禹舍宮中給帷帳牀褥太官朝夕進食五日一歸府無朝見特贊與三公絕席禹上言方諒闇密靜之時不宜依常有事於

苑囿鄭玄注論語曰諒闇謂凶廬也尚書曰帝乃徂落四海遏密八音也其廣成上林空地宜且以假貧民后從之及安帝即位數上疾乞身詔遣小黃門問疾賜牛一頭酒十斛勸令就第其錢布刀劒衣物前後累至永初元年以定策功封安鄉侯食邑千二百戶與太尉徐防司空尹勤同日俱封其秋以寇賊水雨策免防勤而禹不自安上書乞骸骨更拜太尉四年新野君

張禹

病鄧太后母陰氏皇太后車駕幸其第禹與司徒夏勤司空張敏俱上表言新野君不安車駕連日宿止臣等誠竊惶懼臣聞王者動設先置止則交戟清道而後行靜室而後御前書曰舊典天子行幸所至必遣靜室令先案行清靜殿中以虞非常離宮不宿所以重宿衛也陛下體丞丞之至孝親省方藥恩情發中久處單外百官露止議者所不安宜且還宮上為宗廟社稷下為萬國

子民比三卜固爭乃還宮後連歲災荒府
藏虛空禹上疏求入三歲租稅以助郡國
稟假（稟給也假貸也）詔許之五年以陰陽不和策
免七年卒于家使者弔祭除小子曜爲郎
中長子盛嗣

徐防傳

徐防字謁卿沛國銍人也（銍故城今亳州臨渙縣也）祖父
宣爲講學大夫以易教授王莽（王莽置六經祭酒各一人）

秩上卿張安國由爲講易祭酒宣爲講學大夫蓋當屬於祭酒也父憲亦傳宣業
防少習父祖學永平中舉孝廉除爲郎防
體貌矜嚴占對可觀顯宗異之特補尚書
郎職典樞機周密畏慎奉事二帝未嘗有
過和帝時稍遷司隸校尉出爲魏郡太守
永元十年遷少府大司農防勤曉政事所
在有迹十四年拜司空防以五經久遠聖
意難明宜爲章句以悟後學上疏曰臣聞

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
史記孔子沒子夏居西河教
弟子三百人爲魏文侯師
有異說前書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
乖故春秋爲五詩分爲四易有數家之傳漢
承亂秦經典廢絕本文略存或無章句收
拾缺遺建立明經博徵儒術開置太學武帝
時開學官置博士弟子員也孔聖既遠微言將絕故立博
士十有四家漢官儀曰光武中興恢弘稽古易有施
孟梁丘賀京房書有歐陽和伯夏侯勝
建詩有申公轅固韓嬰春秋有嚴彭祖顏安樂禮有戴
德戴聖凡十四博士太常差選有聰明威重一人爲祭
酒總領綱紀也設甲乙之科前書曰歲課甲科四十人爲
郎中乙科二十人爲大子舍
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以勉勸學者所以示人好惡改
敝就善者也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
意說不修家法諸經爲業各自名家私相容隱開生姦
路每有策試輒興諍訟論議紛錯互相是
非孔子稱述而不作但述先聖之言不自制作又曰吾猶
及史之闕文古者史官能者孔子言吾少時猶及見古史官
之闕文今則無之疾時多穿鑿也見論語也疾史有所不知而不肯

闕也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爲非義意說爲得理輕侮道術寖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改薄從忠三世常道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周而復始僿音西志反史記僿或作薄○劉攽曰三世常道案世與代全別緣太宗諱遂更世爲代此合用代字乃誤爲世蓋後人知此書中世字率皆換爲代乃稍欲還正之遂誤爲此字也專精務本儒學所先臣以爲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爲上第引文明者爲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伐謂自相攻伐也皆正以爲非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策雖所失或久差可矯革東觀記防上疏曰試論語本文章句但通度勿以射策冀令學者務本有所一心專精師門思核經意事得其實道得其眞於此弘廣經術尊重聖業有益於化雖從來久大經衰微學問寖淺誠宜反本改矯其失詔書下公卿皆從防言十六年爲司徒延平元年遷太尉與太傅張禹參錄尚書事數受賞賜甚見優寵安帝即

位以定策封龍鄉侯食邑千一百戶其年以災異寇賊策免就國凡三公以災異策免始自防也東觀記曰郡國被水災比州湮沒死者以千數災異數降西羌反畔殺略人吏京師淫雨霖賊傷稼穡防比上書自陳過咎遂策免

張敏傳

張敏字伯達河閒鄚人也鄚今瀛州縣也音莫建初二年舉孝廉四遷五年爲尚書建初中有人

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殺之肅宗貰其死刑而降宥之貰寬也音式夜反自後因以爲比是時遂定其議以爲輕侮法敏駁議曰夫輕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不有成科班之律令也夫死生之決宜從上下猶天之四時有生有殺若開相容恕著爲定法者則是故設蓼蒿生長罪隙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由從也言設政教可但使人從之若知其本末愚者或輕而不行事見論語

之義子不報讎非子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注云不受誅罪不當誅也）而法令不爲之減者以相殺之路不可開故也今託義者得減妄殺者有差使執憲之吏得設巧詐非所以導在醜不爭之義（導教也醜類也）又輕侮之比寖以繁滋至有四五百科轉相顧望彌復增甚難以垂之萬載臣聞師言救文莫如質故高帝去煩苛之法爲三章之約建初詔書有改於古者

可下三公廷尉蠲除其敝議寢不省敏復上疏曰臣敏蒙恩特見拔擢愚心所不曉迷意所不解誠不敢苟隨衆議臣伏見孔子垂經典皐陶造法律（史游急就篇曰皐陶造獄法律存也）原其本意皆欲禁民爲非也未曉輕侮之法將以何禁必不能使不相輕侮而更開相殺之路執憲之吏復容其姦枉議者或曰平法當先論生臣愚以爲天地之性唯人

爲貴殺人者死三代通制今欲趣生反開
殺路一人不死天下受敝記曰利一害百
人去城郭夫春生秋殺天道之常春一物
枯即爲災禮記月令曰孟春行夏令
則風雨不時草木早落也秋一物華
即爲異月令曰仲秋行春令則秋雨
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恐也王者承天
地順四時法聖人從經律願陛下留意下
民考孰利害廣令平議天下幸甚和帝從
之九年拜司隸校尉視事二歲遷汝南太
守清約不煩用刑平正有理能名坐事免
延平元年拜議郎再遷頻川太守徵拜司
空在位奉法而已視事三歲以病乞身不
聽六年春行大射禮陪位頓仆乃策罷之
東觀記載策曰今君所苦未廖有司奏君年體衰羸郊
廟禮儀仍有曠廢鼎足之任不可以缺重以職事留君
其上司空印綬因病篤卒于家

胡廣傳

胡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也華容縣故城在今荆州東六

世祖剛清高有志節平帝時大司農馬宮辟之值王莽居攝剛解其衣冠縣府門而去遂亡命交阯隱於屠肆之間後恭敗乃歸鄉里父貢交阯都尉廣少孤貧親執家苦

胡廣

襄陽耆舊記廣父名寵寵妻生廣平卒寵更娶江陵黃氏生康字仲始　長大隨輩入郡爲散吏太守法雄之子貢從家來省其父貢頗知人會歲終應舉雄敕貢助求其才雄因大會諸吏貢自於牖間密占察之乃指廣以白雄遂察孝廉既到京師試以章奏安帝以廣爲天下第一

謝承書曰廣有雅才學究五經古今術藝皆毖覽之年二十七舉孝廉續漢書曰故事孝廉高第三人公上尚書輒優文特勞來其舉將於是公府下詔書勞來雄焉及拜郎將勤職事所掌辦護也旬月拜尚書郎五遷尚書僕射順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議欲採籌以神定選廣與尚書郭虔史敞上疏諫曰竊見詔書以立后事大謙不自專欲假之籌策決疑靈神篇

篇所記祖宗典故未嘗有也恃神任筮既不必當賢就值其人猶非德選夫岐嶷形於自然詩云克岐克嶷鄭玄注云岐岐然意有所知也其貌嶷然有所識別也俔天必有異表俔音苦見反說文曰俔譬諭也詩云文王嘉止俔天之妹文王聞大姒之賢則美之言大邦有子女譬天之有女弟故求爲醜配焉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年鈞以貌稽之典經斷之聖慮左傳曰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嫡則擇立長年均以德德鈞以卜也政令猶汗往而不反易曰渙汗其大號王居無咎劉向曰汗出而不反者也詔文一下形之四

胡廣

方形見也臣職在拾遺憂深責重是以焦心冒昧陳聞帝從之以梁貴人良家子定立爲皇后時尚書令左雄議改察舉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廣復與敞虔上書駮之曰臣聞君以兼覽博照爲德即明四目達四聰也臣以獻可替否爲忠左傳曰齊晏子曰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書載稽疑謀及卿士稽考也考正疑事謀及卿士見尚書詩美先人詢于

芻蕘詩大雅曰先人有言詢于芻蕘注云詢謀也芻蕘薪采者也言有疑事嘗與薪采者謀之也

是以慮無失策舉無過事竊見尚書令左雄議郡舉孝廉皆限年四十以上諸生試章句文吏試牋奏周成雜字曰牋表也漢雜事曰凡羣臣之書通於天子者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駮議章者需頭稱稽首上以聞謝恩陳事詣闕通者也奏者亦需頭其京師官但言稽首言下稽首以聞其中有所請若罪法劾案公府送御史臺卿校送謁者臺也表者不需頭上言臣某言下言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左方下附曰某官臣甲乙上

明詔既許復令臣等得與相參竊惟王命之重載在篇典禮記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尚書曰王言惟作命弗言臣下罔由稟令又曰令出惟行不惟反

當令縣於日月固於金石遺則百王施之萬世詩云天難諶斯不易惟王可不慎與詩大雅也諶信也斯詞也天之意難信矣不可改易者天子也

蓋選舉因才無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前書陳平設六奇策以佐高祖

鄭阿之政非必章奏說苑曰子產相鄭內無國中之亂外無諸侯之患也子產從政也擇能而使之晏子化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晏子請改道易行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晏子對曰臣前之化東阿也屬託不行貨賂不至君反以罪臣今則反是而更蒙賀景公下席而謝

甘奇顯用

年乖彊仕史記曰秦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甘羅年十二使於趙說趙王立割三城以廣河間秦乃封羅爲上卿說苑曰子奇年十八齊君使主東阿東阿大化禮記曰四十強而仕終賈揚聲亦在弱冠前書終軍年十八爲博士弟子自請願以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上奇其對擢爲諫議大夫往說越越聽命天子大悅賈誼年十八以誦詩屬文稱於郡中文帝召爲博士漢承周秦兼覽殷夏祖德師經參雜霸軌宣帝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理之聖主賢臣世以致理貢舉之制莫或回革今以一臣之言剗戾舊章剗削也戾乖也便利未明衆心不猒服猒也矯枉

胡廣

變常政之所重而不訪台司不謀卿士若事下之後議者剝異異之則朝失其便同之則王言已行臣愚以爲可宣下百官參其同異然後覽擇勝否詳採厥衷敢以瞽言冒干天禁瞽無目者也不察人君顏色而言如無目之人也孔子曰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干犯也惟陛下納焉帝不從時陳留郡缺職尚書史敞等薦廣曰臣聞德以旌賢旌明也書曰德懋懋官也爵以建事能建立事則與之爵明試以功典謨所

美明白考試之有功者則授之以官舜典咎繇謨皆有此言故云典謨所美也五服五章天秩所作五服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五者之服必須章明尚書咎繇謨曰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秩序也是以臣竭其忠君豐其寵豐厚也舉不失德下忘其死竊見尚書僕射胡廣體真履規謙虛溫雅博物洽聞探賾窮理六經典奧舊章憲式無所不覽柔而不犯文而有禮柔而不犯謂性和柔而不可犯以非義也忠貞之性憂公如家不矜其能不伐其勞翼

胡廣

翼周慎行靡玷漏密勿夙夜密勿黽勉十有餘年心不外顧志不苟進臣等竊以爲廣在尚書劬勞日久後母年老既蒙簡照宜試職千里匡寧方國詩云厥德不回以受方國陳留近郡今太守任缺廣才略深茂堪能撥煩願以參選紀綱頹俗使束脩守善有所勸仰廣典機事十年出爲濟陰太守以舉吏不實免復爲汝南太守入拜大司農漢安元年遷

司徒賈帝崩代李固爲太尉録尚書事以
定策立桓帝封育陽安樂鄉侯以病遜位
又拜司空告老致仕尋以特進徵拜太常
遷太尉以日食免復爲太常拜太尉延熹
二年大將軍梁冀誅廣與司徒韓縯司空
孫朗坐不衛宮皆減死一等奪爵土免爲
庶人後拜太中大夫太常九年復拜司徒
靈帝立與太傅陳蕃參録尚書事復封故

胡廣

國以病自乞會蕃被誅位爲太傅總録如
故時年已八十而心力克壯盛弘之荆州記曰菊水出穰縣芳菊
被涯水極甘香谷中皆飲此水上壽百二十七八十者
猶以爲夭太尉胡廣所患風疾休沐南歸恒飲此水後
疾遂瘳年八十二薨也繼母在堂扣
言不稱老禮記曰夫爲人子者恒言不稱老及母卒居喪盡哀
率禮無愆性温柔謹素常遜遜言恭色遜順也
達練事體明解朝章雖無謇直之風屢有
補闕之益故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

天下中庸有胡公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也孔子曰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及共李固定策大議不全質帝崩固爲太尉與廣及司空趙戒議欲立清河王蒜梁冀以蒜年長有德恐爲後患盛意立蠡吾侯志廣戒等懾憚不能與爭而固與杜喬堅守本議○劉攽曰大議不全案文議當作義又與中常侍丁肅婚姻以此譏毀於時自在公台三十餘年歷事六帝廣以順帝漢安元年爲司空至靈帝熹平元年薨三十一年也六帝謂安順冲質桓靈也禮任甚優每遜位辭病及免退田里未嘗蒲歲輒復升進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

胡廣

尉又爲太傅其所辟命皆天下名士與故吏陳蕃李咸並爲三司謝承書曰咸字元卓汝南西平人孤特自立家貧母老常躬耕稼以奉養學魯詩春秋公羊傳三禮三府並辟司徒胡廣舉茂才除高密令政多奇異青州表其狀建寧三年自大鴻臚拜太尉自在相位約身率下常食脫粟飲醬菜而已不與州郡交通刺史二千石牋記非公事不發省以老乞骸骨見許悉還所賜物乘敝牛車使子男御晨發京師百僚追送盈塗不能得見家舊貧狹庇蔭草廬蕃等每朝會輒稱疾避廣時人榮之年八十二熹平元年薨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奉策贈太傅安樂鄉侯印綬給東

園梓器謁者護喪賜冢塋于原陵謚文恭
侯拜家一人爲郎中故吏自公卿大夫博
士議郎以下數百人皆縗絰殯位自終及
葬漢興以來人臣之盛未嘗有也初揚雄
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揚雄傳曰箴
故遂作九州箴左傳曰昔周辛甲之爲大史也命百官
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啓九
道人有寢廟猷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
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
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其九箴云關後漸郡崔駰及子
瑗又臨邑侯劉騊駼增補十六篇廣復繼
作四篇文甚典美乃悉撰次首目爲之解
釋名曰百官箴凡四十八篇其餘所著詩
賦銘頌箴弔及諸解詁凡二十二篇熹平
六年靈帝思感舊德乃圖畫廣及太尉黃
瓊於省內認議郎蔡邕爲其頌云謝承書載其頌曰嚴
嚴山嶽配天作輔降神有周生申及甫允茲漢室誕育
二后曰胡曰黃方執弼武惟道之淵惟德之藪股肱元
首代作心膂天之烝人有則有類我胡我黃鍾厥純懿
巍巍特進仍踐其位赫赫三事七佩其綬弈弈四牡沃

若六轡袞職龍章其文有蔚參曜乾台窮寵極貴功加八荒羣生以遂超哉邈乎莫與爲二

論曰爵任之於人重矣全喪之於生大矣懷祿以圖存者仕子之恒情審能而就列者出身之常體列位也夫紆於物則非己直於志則犯俗紆曲也辭其艱則乖義徇其節則失身徇營也統之方軌易因險塗難御統者總論上事也方軌謂平路也若履平路易可因循如踐險塗則難免顛覆也故昔人明慎於所受之分遲遲於岐路之間也呈材效職則受之分明矣遲遲疑不前之貌也明其分則不可妄進。劉攽曰注呈材效職案文呈當作程又則受之分明矣當云則所受之分明矣如令志行無牽於物生不先其存後世何貶焉守志直道視死如歸則後之人何從而貶責矣古人以宴安爲戒豈數公之謂乎左傳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

贊曰鄧張作傳無咎無譽敏正疑律防議章句胡公庸庸飾情恭貌朝章雖理據正或橈橈曲也易棟橈凶也

鄧張徐張胡列傳第三十四

袁張韓周列傳第三十五　後漢四十五

宋　宣城太守范　曄　撰

唐　章懷太子李　賢　註

袁安字邵公汝南汝陽人也祖父良習孟氏易（孟喜字長卿東海人明易爲丞相掾見前書）平帝時舉明經爲太子舍人（續漢志曰太子舍人秩比二百石無員）建武初至成武令（成武今曹州縣）安少傳良學爲人嚴重有威見敬

袁安字邵公汝南汝陽人也祖父良習孟氏易（孟喜字長卿東海人明易爲丞相掾見前書）平帝時舉明經爲太子舍人（續漢志曰太子舍人秩比二百石無員）建武初至成武令（成武今曹州縣）安少傳良學爲人嚴重有威見敬

袁安字邵公汝南汝陽人也祖父良習孟氏易（孟喜字長卿東海人明易爲丞相掾見前書）平帝時舉明經爲太子舍人（續漢志曰太子舍人秩比二百石無員）建武初至成武令（成武今曹州縣）安少傳良學爲人嚴重有威見敬

於州里初為縣功曹續漢志曰縣功曹史主選署功勞奉檄
詣從事從事因安致書於令續漢志曰州刺史皆有從事史安曰公事自有郵驛私請則非功曹所
持辭不肯受從事懼然而止懼音九遇反後舉孝
廉汝南先賢傳曰時大雪積地丈餘洛陽令自出案行見人家皆除雪出有乞食者至袁安門無有行路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戶見安僵臥問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餓不宜干人令以為賢舉為孝廉也除
陰平長任城令陰平縣故城在今沂州承縣西南任城今兗州縣也所在
吏人畏而愛之永平十三年楚王英謀為
逆事下郡覆考明年十三府舉安能理劇拜
楚郡太守是時英辭所連及繫者數千人
顯宗怒甚吏案之急迫痛自誣死者甚衆
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案獄理其無明驗者
條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為阿附
反虜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
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感
悟即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歲餘徵為河

南尹政號嚴明然未曾以臧罪鞫人常稱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宰相下則希牧守鋼人於聖世尹所不忍爲也聞之者皆感激自勵在職十年京師肅然公重朝廷建初八年遷太僕元和二年武威太守孟雲上書北虜既已和親而南部復往抄掠北單于謂漢敗之謀欲犯邊宜還其生口以安慰之詔百官議朝堂公卿皆言夷狄譎詐求欲無猒譎亦詐也既得生口當復妄自誇大不可開許安獨曰北虜遣使奉獻和親有得邊生口者輒以歸漢此明其畏威而非先違約也雲以大臣典邊不宜負信於戎狄還之足示中國優賢而使邊人得安誠便司徒桓虞改議從安太尉鄭弘司空第五倫皆恨之弘因大言激勵虞曰諸言當還生口者皆爲不忠虞廷叱之倫及大鴻臚

韋彪各作色變容司隸校尉舉奏安等皆
上印綬謝肅宗詔報曰久議沈滯各有所
志蓋事以議從策由衆定閭閻衎衎得禮
之容閭閻忠正貌衎衎和樂貌寢嘿抑心更非朝廷之福
君何尤而深謝其各冠履帝竟從安議明
年代第五倫爲司空章和元年代桓虞爲
司徒和帝即位竇太后臨朝后兄車騎將
軍憲北擊匈奴安與太尉宋由司空任隗

及九卿詣朝堂上書請諫以爲匈奴不犯邊
塞而無故勞師遠涉損費國用徼功萬里
非社稷之計書連上輒寢宋由懼遂不敢
復署議而諸卿稍自引止唯安獨與任隗
守正不移至免冠朝堂固爭者十上太后
不聽衆皆爲之危懼安正色自若竇憲既
出而弟衛尉篤執金吾景各專威權公於
京師使客遮道奪人財物景又擅使乘驛

施檄緣邊諸郡發突騎及善騎射有才力者漁陽鷹門上谷三郡各遣吏將送詣景第有司畏憚莫敢言者安乃劾景擅發邊兵驚惑吏人二千石不待符信而輒承景檄當伏顯誅又奏司隸校尉河南尹阿附貴戚無盡節之義續漢書曰安奏司隸校尉河南尹阿附鄭據與據何南尹蔡嵩請免官案罪竝寢不報憲景等日益橫盡樹其親黨賓客於名都大郡袁山松書曰河南尹王調漢陽太守朱敞南陽太守滿殷高冊等皆其賓客前書曰十二萬戶為大郡也皆賦斂吏人更相賂遺其餘州郡亦復望風從之安與任隗舉奏諸二千石又它所連及貶秩免官者四十餘人賓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亦未有以害之時賓憲出屯武威明年北單于為耿夔所破遁走烏孫塞北地空餘部不知所屬憲日矜己功欲結恩北虜乃上立降者左鹿蠡王阿佟徒冬反為北單于置中郎將

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下公卿議太尉宋由太常丁鴻光祿勳耿秉等十人議可許安與任隗奏以為光武招懷南虜非謂可永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策可得扞禦北狄故也今朔漠既定宜令南單于反其北庭并領降衆無緣復更立阿佟以增國費宗正劉方大司農尹睦同安議事奏未以時定安懼憲計遂行乃獨上封事曰臣聞功有難圖不可豫見事有易斷較然不疑伏惟光武皇帝本所以立南單于者欲安南定北之策也恩德甚備故匈奴遂分邊境無患孝明皇帝奉承先意不敢失墜赫然命將爰伐塞北至乎章和之初降者十萬餘人議者欲置之濱塞東至遼東（濱邊也）太尉宋由光祿勳耿秉皆以為失南單于心不可先帝從之陛下奉承鴻業大開疆宇大

將軍遠師討伐席卷北庭此誠宣明祖宗
崇立弘勳者也宜審其終以成厥功伏念
南單于屯先父舉衆歸德自蒙恩以來四
十餘年三帝積累以遺陛下陛下深宜遵
述先志成就其業況屯首唱大謀空盡北
虜輸賦而弗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
世之規失信於所養建立於無功由秉實
知奮議而欲背棄先恩夫言行君子之樞
機易曰言語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賞罰理國之綱紀
失信於一也則百蠻不敬雖蠻貊行焉今若
桓鮮卑新殺北單于凡人之情咸畏仇讎
今立其弟則二虜懷恐兵食可廢信不可
去論語孔子曰足食足兵人信之矣必不得已而去於
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
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
直歲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

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詔下其議安又與憲更相難折憲險急負埶言辭驕訐（訐謂發揚人之惡）至詆毀安稱光武誅韓歆戴涉故事安終不移（大司徒歆坐非帝讀隗囂書自殺大司徒涉坐殺太倉令下獄死）憲竟立匈奴降者右鹿蠡王於除鞬爲單于（鞬音九言反）後遂反叛卒如安策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

表安

噫嗚流涕（噫音醫又乙戒反嗚音一故反歎傷之貌也）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賴之四年春薨朝廷痛惜焉後數月竇氏敗帝始親萬機追思前議者邪正之節乃除安子賞爲郎策免宋由以尹睦爲太尉劉方爲司空睦河南人薨於位方平原人後坐事免歸自殺初安父沒母使安訪求葬地道逢三書生問安何之安爲言其故生乃指一處云葬此地當世爲上

公須更不見安異之於是遂葬其所占之
地故累世隆盛焉安子京敬最知名京字
仲譽習孟氏易作難記三十萬言初拜郎
中稍遷侍中出爲蜀郡太守子彭字伯楚
少傳父業歷廣漢南陽太守順帝初爲光
禄勳行至清爲吏麤袍糲食終於議郎尚
書胡廣等追表其有清絜之美比前朝貢
禹第五倫 貢禹元帝御史大夫經明行修清潔憂國也 未蒙顯贈當

時皆嗟歎之彭弟湯字仲河少傳家學諸
儒稱其節多歷顯位桓帝初爲司空以豫
議定策封安國亭侯食邑五百戶累遷司
徒太尉以災異策免卒謚曰康侯 風俗通曰湯時年八
十六有子十二人 湯長子成左中郎早卒次子逢嗣
逢字周陽以累世三公子寬厚篤信著稱
於時靈帝立逢以太僕豫議增封三百戶
後爲司空卒於執金吾朝廷以逢嘗爲三

老特優禮之賜以珠畫特詔祕器前書曰董賢死以沙畫棺音義云以朱沙畫之也珠與朱同祕器棺也飯含珠玉二十六品穀梁傳曰貝玉曰含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奉策贈以車騎將軍印綬加號特進謚曰宣文侯子基嗣位至太僕逢弟隗少歷顯官隗字次陽先逢爲三公時中常侍袁赦隗之宗也用事於中以逢隗世宰相家推崇以爲外援故袁氏貴寵於世富奢甚不與它公族同獻帝

袁安

初隗爲太傅成子紹逢子術自有傳董卓忿紹術背已遂誅隗及術兄基等男女二十餘人

敞字叔平少傳易經教授以父任爲太子舍人和帝時歷位將軍大夫侍中出爲東郡太守徵拜太僕光祿勳元初三年代劉愷爲司空明年坐子與尚書郎張俊交通漏洩省中語策免敞廉勁不阿權貴失鄧

氏百遂自殺張俊者蜀郡人有才能兄龐
並為尚書郎年少勵鋒氣郎朱濟丁盛立
行不脩俊欲舉奏之二人聞恐因郎陳重
雷義往請俊俊不聽因共私賂侍史使求
俊短得其私書與敞子遂封上之皆下獄
當死俊自獄中占獄吏上書自訟（占謂口授也前書曰）
（陳遵傳憑几口占書吏是也）書奏而俊獄已報（謂奏報論死也）廷尉將
出穀門臨行刑（殺門洛陽城北面中門也）鄧太后詔馳騎

以減死論俊假名上書謝曰臣孤恩負義
自陷重刑情斷意訖無所復望廷尉鞫遣
歐（音一口反）刀在前棺槨在後魂魄飛揚形容
已枯陛下聖澤以臣嘗在近密（謂為尚書郎）識其
狀貌傷其眼目留心曲慮特加徧覆喪車
復還白骨更肉披棺發槨起見白日天地
父母能生臣俊不能使臣俊當死復生陛
下德過天地恩重父母誠非臣俊破碎骸

骨舉宗爲爛所報萬一臣後徒也不得上書不勝去死就生驚喜踊躍觸冒拜章當時皆哀其文朝廷由此薄敞罪而隱其死以三公禮葬之復其官子盱況于反盱後至光祿勳時大將軍梁冀擅朝內外莫不阿附唯盱與廷尉郝鄂義正身自守及桓帝誅冀使盱持節收其印綬事已具梁冀傳閎字夏甫彭之孫也少勵操行苦身脩節

表敞　表閎

父賀爲彭城相風俗通曰賀字元服祖父京爲侍中安帝始加元服百僚會賀臨莊垂出而孫適生喜其嘉會因名字焉閎往省詣變名姓徒行無旅驚謝承書曰乳母從內出見在門側面貌省瘦爲其垂泣閎厚丁寧此間不知吾慎勿宣露也入既至府門連日吏不爲通會阿母出見閎而辭去賀遣車送之閎稱眩疾不肯乘反郡界無知者及賀卒郡閎兄弟迎喪不受賻賵綞紖扶柩冒犯寒露體貌枯毀手足血流見者莫不傷之

服闋累徵聘舉召皆不應居處側陋以耕學爲業從父逢隗並貴盛數饋之無所受閎見時方險亂而家門富盛常對兄弟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爲驕奢與亂世爭權此即晉之三郤矣三郤謂郤錡郤犨郤至皆晉卿也各驕奢爲厲公所殺事見左傳延熹末黨事將作閎遂散髮絕世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爲戶自牖納飲食而已旦於室中東向拜母母思閎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及母歿不爲制服設位時莫能名或以爲狂生潛身十八年黃巾賊起攻沒郡縣百姓驚散閎誦經不移賊相約語不入其閭鄉人就閎避難皆得全免年五十七卒於土室汝南先賢傳曰閎臨卒勑其子曰勿設殯棺但著褌衫疏布單衣幅巾親尸於板牀之上以五百墼爲藏二弟忠弘節操皆亞於閎忠字正甫

與同郡范滂爲友俱證黨事得釋語在滂
傳初平中爲沛相沛王琮相也琮光武八代孫也乘葦車到
官以清亮稱及天下大亂忠棄官客會稽
上虞縣名城在今越州餘姚縣西一見太守王朗徒從整
飾心嫌之遂稱病自絕王朗字景興肅之父也魏志有傳謝承書曰忠
乘舩載笠蓋詣朗見朗左右僮從皆著青絳采衣非其奢麗即辭疾發而退也後孫策破
會稽忠等浮海南投交阯獻帝都許徵爲
衛尉未到卒弘字邵甫恥其門族貴埶乃

袁閎

變姓名徒步師門不應徵辟終於家謝承書曰弘嘗
入京師太學其從父逢爲太尉呼弘與相見遇逢宴會
作樂弘伏稱頭痛不聽音聲而退遂不復往紹術兄弟
亦不與通忠子祕爲郡門下議生黃巾起祕從
太守趙謙擊之軍敗祕與功曹封觀等七
人以身扞刃皆死於陳謙以得免詔祕等
門閭號曰七賢謝承書曰祕字永寧封觀與主簿陳端明下督范仲禮賊曹劉偉德
主記史丁子嗣記室史張仲然議生袁祕等七人擢刃突陳與戰並死也封觀者有志
節當舉孝廉以兄名位未顯恥先受之遂

禰風疾喑不能言火起觀屋徐出避之忍而不告後數年兄得舉觀乃稱損而仕郡爲謝承書曰觀字孝起南頓人也

論曰陳平多陰謀而知其後必廢丞相陳平爲高祖謀臣六奇數曰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以吾多陰謀禍也其後曾孫掌以衛氏親戚貴達頗得繼封而終不得也

邴吉有陰德夏侯勝識其當封及子孫武帝末庆太子巫蠱事起邴吉爲廷尉監時宣帝年一歲坐太子事繫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二輕重一切皆殺之內者令郭穰至郡邸獄吉閉門拒曰它人無辜猶不可況親曾孫乎穰不得入還以聞上曰天使之也因大赦天下曾孫賴吉得立宣帝立吉爲丞相未及封而病上憂吉不起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後吉病愈封博陽侯薨子至孫玉恭中削爵爲關內侯至孫昌復封博陽侯傳子至孫玉恭敗乃絕○劉攽曰注曾孫賴吉得立案前書立當作全

終陳掌不庆而邴昌紹國雖有不類未可致詰其大致歸然矣袁公賓氏之問乃情帝室乃情猶情也引義雅正可謂王臣之烈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烈業也及其理楚獄未嘗鞫人於臧罪其仁心足以覃乎後昆爾雅曰覃延也子孫之盛不亦

宜乎此論竝華嶠之詞也

張酺傳

張酺字孟侯汝南細陽人趙王張敖之後也敖父耳自楚降漢高祖封爲趙王敖嗣後有罪廢爲宣平侯敖子壽封細陽侯酺少從祖父充受尚書能傳其業東觀記曰充與光武同門學光武即位求問充充已死又事太常桓榮勤力不怠聚衆以百數永平九年顯宗爲四姓小侯開學於南宮小侯解見明帝紀置五經師酺以尚書教授數講於御前以論難當意除爲郎賜車馬衣裳遂令入授皇太子酺爲人敦質直守經義每侍講間隙數有匡正之辭以嚴見憚東觀記曰太子家時爲奢侈物未嘗不正諫甚見重焉及肅宗即位擢酺爲侍中虎賁中郎將數月出爲東郡太守酺自以嘗經親近未悟見出意不自得悟曉也上疏辭曰臣愚以經術給事左右少不更職不曉

文法猥當剖符典郡班政千里必有負恩辱位之咎臣竊私自分殊不慮出城闕冀蒙留恩託備冗官羣僚所不安耳目所聞見不敢避好醜詔報曰經云身雖在外乃心不離王室（尚書康王之誥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也）典城臨民益所以報效也好醜必上不在遠近（謂善惡也言事之善惡必以聞上此即報效豈拘外內也好呼報反）今賜裝三十萬其亟之官酺雖儒者而性剛斷下車擢用義勇搏擊豪強長吏有殺盜徒者酺輒案之以爲令長受臧猶不至死盜徒皆飢寒傭保何足窮其法乎郡吏謝承書曰書字公然東都聊城人也祖父翁與前太守翟義起兵攻王莽及義敗餘衆悉降翁獨守節力戰莽莽遂燔燒之父隆建武初爲都尉功曹書爲小史與父俱從都尉行縣道遇賊隆以身衛全都尉遂死於難書亦被矢貫咽音聲流喝（流或作嘶喝音

一介反廣蒼曰聲之幽也前郡守以青身有金夷竟不能舉夷傷也酺見之歎息曰豈有一門忠義而爵賞不及乎遂擢用極右曹漢官儀曰督郵功曹郡之極位乃上疏薦青三世死節宜蒙顯異奏下三公由此爲司空所辟東觀記曰青從此除步兵司馬酺傷青不遂復舉其子孝廉也自酺出後帝每見諸王師傅嘗言張酺前入侍講屢有諫正誾誾惻惻出於誠心可謂有史魚之風矣誾誾忠正也惻惻懇切也史魚衛大夫名鰌字子魚孔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也元和二年東巡狩幸東郡引酺及門生并郡縣掾史並會庭中帝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脩君臣之禮東觀記曰時使尚書令王鮪與酺相難上甚欣悅賞賜殊特莫不沾洽酺視事十五年和帝初遷魏郡太守郡人鄭據時爲司隸校尉奏免執金吾竇景景後復位遣掾夏猛私謝酺曰鄭據小人爲所侵冤聞其兒爲吏放縱狼籍取是

曹子一人足以驚百酺大怒即收猛繫獄
檄言執金吾府疑猛與據子不平矯稱卿
意以報私讎會有贖罪令猛乃得出東觀記曰
掾字平卿黎陰人也爲侍御史轉司隸校尉也須之徵入爲河南尹竇
景家人復擊傷市卒吏捕得之景怒遣緹
騎突海等五百人歐傷市丞說文曰緹帛赤黃色也漢官儀曰執金吾有緹騎酺部吏楊章等窮究正海罪徙朔方
景忿怨乃移書辟章等六人爲執金吾吏

欲因報之章等惶恐入白酺願自引臧罪
以辭景命酺即上言其狀竇太后詔報自
今執金吾辟吏皆勿遣及竇氏敗酺乃上
疏曰臣實愚蠢不及大體鄭玄注周禮云春愚癡駭也蠢音昌隴反
以爲竇氏雖伏厥辜而罪刑未著後世不見
但其事但聞其誅非所以垂示國典貽之將
來宜下理官與天下平之平之謂平論其罪也方憲等
寵貴羣臣何附唯恐不及皆言憲受顧命

之託懷伊呂之忠臨終之命曰顧命至乃復比鄧夫人於文母臣賢案鄧夫人即穰侯鄧疊母元也元出入宮掖共竇憲女壻郭舉父子同謀殺害與竇氏同誅語在憲傳故張酺論憲兼及其黨稱鄧夫人者猶如前書霍光妻稱霍顯祁太伯母號祁夫人之類也文母文王之妻也詩曰既有烈考亦有文母今嚴威既行皆言當死不復顧其前後考折厥衷臣伏見夏陽侯瓌每存忠善前與臣言常有盡節之心檢勑賓客未嘗犯法臣聞王政骨肉之刑有三宥之義過厚不過薄禮記曰公族有罪獄成有司讞於公曰某

張酺

之罪在大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大辟公又曰宥之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宥之有司曰無及也反命於公公素服如其倫之喪也○劉攽曰案今禮記又注多下公又曰宥之五字今議者爲瓌選嚴能相恐其迫切必不完免宜裁加貸宥以崇厚德和帝感酺言徙瓌封就國而已永元五年遷酺爲太僕數月代尹睦爲太尉漢官儀曰睦字伯師河南鞏人也數上疏以疾乞身薦魏郡太守徐防自代帝不許使中黃門問病加以珍羞賜錢三十萬酺遂

稱篤時子蕃以郎侍講帝因令小黃門勑
蕃曰陰陽不和萬人失所朝廷望公思惟
得失與國同心而託病自絜求去重任誰
當與吾同憂責者非有望於斷金也（斷金解在皇后紀）
司徒固疾司空年老（時司徒劉方司空張奮也）公其傴
僂勿露所勑（傴僂言恭敬從命也左氏傳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酺惶
恐詣闕謝還復視事酺雖在公位而父常
居田里酺每有遷職輒一詣京師嘗來候
酺適會歲節公卿罷朝俱詣酺府奉酒上
壽極歡卒日衆人皆慶美之及父卒既葬
詔遣使齎牛酒爲釋服後以事與司隸校
尉晏稱會於朝堂酺從容謂稱曰三府辟
吏多非其人稱歸即奏令三府各實其掾
史酺本以私言不意稱奏之甚懷恨會復
共謝闕下酺因責讓於稱稱辭語不順酺
怒遂廷叱之稱乃劾奏酺有怨言天子以

酺先帝師有詔公卿博士朝臣會議司徒
呂蓋奏酺位居三司知公門有儀不屏氣
鞠躬以須詔命反作色大言怨讓使臣不
可以示四遠（司隸校尉督大姦猾無所不察故曰使臣也）於是策免
酺歸里舍謝遣諸生閉門不通賓客左中
郎將何敞及言事者多訟酺公忠帝亦雅
重之十五年復拜爲光祿勳數月代曾恭
爲司徒月餘薨乘輿縞素臨弔賜冢塋地
賵贈恩寵異於它相酺病臨危敕其子曰
顯節陵埽地露祭欲率天下以儉（顯節明帝陵也明帝遺詔無起寢廟故言埽地而祭也故酺遵奉之）吾爲三公既不能宣揚
王化令吏人從制豈可不務節約乎其無
起祠堂可作墓蓋廡施祭其下而已（廡屋也）
曾孫濟好儒學（華嶠書曰蕃生磐磐生濟濟字元江靈帝初楊賜薦濟明習典訓爲侍講）光和中至司空病罷及卒靈帝以舊恩
贈車騎將軍關內侯印綬其年追濟侍講

有勞封子根為蔡陽鄉侯濟弟喜初平中
為司空

韓棱傳

韓棱字伯師潁川舞陽人弓高侯頹當之後也（頹當韓王信之子見前書）世為鄉里著姓父尋建武中為隴西太守棱四歲而孤養母弟以孝友稱及壯推先父餘財數百萬與從昆弟鄉里益高之初為郡功曹太守萬與中風病不能聽政棱陰代興視事出入二年令無違者興子嘗發教欲署吏棱拒執不從因令怨者章之（章謂令上章告言之）事下案驗吏以棱掩蔽興病專典郡職遂致禁錮顯宗知其忠後詔特原之由是徵辟五遷為尚書令與僕射郅壽尚書陳寵同時俱以才能稱肅宗嘗賜諸尚書劒唯此三人特以寶劒自手署其名曰韓棱楚龍淵（晉太康記曰沛南西平縣有龍泉水）

可倅刀劒特堅利汝南即楚分野郅壽蜀漢文陳寵濟南椎成椎音直追反漢官椎成作鍛成時論者爲之說以棱淵深有謀故得龍淵壽明達有文章故得漢文寵敦朴善不見外故得椎成和帝即位侍中竇憲使人刺殺齊殤王子都鄉侯暢於上東門有司畏憲咸委疑於暢兄弟詔遣侍御史之齊案其事棱上疏以爲賊在京師不宜捨近問遠恐爲姦臣所笑竇太后怒以

韓棱

切責棱棱固執其議及事發果如所言憲惶恐白太后求出擊北匈奴以贖罪棱復上疏諫太后不從及憲有功還爲大將軍威震天下復出屯武威會帝西祠園陵詔憲與車駕會長安及憲至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棱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黷易下繫之辭也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慙而止尚書左丞王龍私奏記上牛酒

於憲棱舉奏龍論爲城旦（前書音義曰城旦輕刑之名也書曰司寇虜夜暮築長城故曰城旦）棱在朝數薦舉良吏應順呂章周紆等皆有名當時及竇氏敗棱典案其事深竟黨與數月不休沐帝以爲憂國忘家賜布三百匹遷南陽太守特聽棱得過家上冢鄉里以爲榮棱發擿姦盜郡中震慄政號嚴平數歲徵入爲太僕九年冬代張奮爲司空明年薨子輔安帝時至趙相

韓棱

（趙王良孫商之相也）棱孫演順帝時爲丹陽太守政有能名桓帝時爲司徒（演字伯南）大將軍梁冀被誅演坐阿黨抵罪以減死論遣歸本郡（華嶠書曰梁皇后崩梁貴人大幸將立大將軍冀欲分其寵謀冒姓爲貴人父演陰許諾及冀誅事發演坐抵罪也）後復徵拜司隸校尉

周榮傳（孫景）

周榮字平孫廬江舒人也肅宗時舉明經辟司徒袁安府安數與論議甚器之及安

舉奏竇景及與竇憲爭立北單于事○劉攽曰案文多一及字皆榮所具草竇氏客太尉掾徐齮深惡之脅榮曰子爲袁公腹心之謀排奏竇氏竇氏悍士刺客蒲城中謹備之矣榮曰榮江淮孤生蒙先帝大恩以歷宰二城今復得備宰士榮辟司徒府故稱宰士縱爲竇氏所害誠所甘心故常勑妻子若卒遇飛禍無得殯斂飛禍言人君卒而死也冀以區區腐身覺悟朝廷及竇

周榮

氏敗榮由此顯名自郾令擢爲尚書令出爲潁川太守坐法當下獄和帝思榮忠節左轉共令共縣名屬河內郡故城在今衛州共城縣東即古共國也歲餘復以爲山陽太守所歷郡縣皆見稱紀以老病乞身卒于家詔特賜錢二十萬除子男興爲郎中興少有名譽永寧中尚書陳忠上疏薦興曰臣伏惟古者帝王有所號令言必弘雅辭必溫麗垂於後世列於典經故

仲尼嘉唐虞之文章從周室之郁郁論語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煥乎其有文章文曰吾從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臣竊見光祿郎周興光祿王郎故光祿郎孝友之行著於閨門清厲之志聞於州里縕櫝古今博物多聞縕藏也櫝也三墳之篇五典之策無所不覽伏羲神農黃帝之書曰三墳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曰五典也屬文著辭有可觀採尚書出納帝命為王喉舌尚書為王之喉舌官也李固對策曰今陛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比斗為天之喉舌尚書亦為陛下之喉舌也臣等既愚闇而諸郎多文俗吏鮮有雅才無為詔文宣示內外轉相求請或以不能而專已自由辭多鄙固興抱奇懷能隨輩栖遲誠可歎惜詔乃拜興為尚書郎卒興子景

景字仲饗辟大將軍梁冀府稍遷豫州刺史河內太守好賢愛士其拔才薦善常恐不及每至歲時延請舉吏入上後堂與共宴會如此數四乃遣之贈送什物無不充

備既而選其父兄子弟事相優異嘗稱曰臣子同貫若之何不厚先是司徒韓演在河內志在無私舉吏當行一辭而已恩亦不及其家曰我舉若可矣豈可令徧積一門故當時論者議此二人景後徵入爲將作大匠及梁冀誅景以故吏免官禁錮朝廷以景素著忠正頃之復引拜尚書令蔡質

漢儀曰延熹中京師游俠有盜發順帝陵賣御物於市市長追捕不得周景以尺一詔召司隸校尉左雄詣臺

周景

對詰雄伏於廷荅對景使虎賁左駿頤頤血出覆面與三日期賊便擒也遷太僕衛尉六年代劉寵爲司空是時官官任人及子弟充塞列位景初視事與太尉楊秉舉奏諸姦猾自將軍牧守以下免者五十餘人遂連及中常侍防東陽侯侯覽○劉攽曰案覽本傳覽防東人封高鄉侯今此載其侯爵即當云高鄉侯若載其本縣名則非例也蓋誤二高鄉字東武陽侯具瑗皆坐黜朝廷莫不稱之視事二年以地震策免歲餘復代陳蕃爲太尉建寧

元年薨以豫議定策立靈帝追封安陽鄉侯長子崇嗣至甘陵相（甘陵王理相也理即章帝曾孫）中子忠少歷列位累遷大司農（吳書曰忠字嘉謀與朱儁共敗李傕於曹陽也）忠子暉前爲洛陽令去官歸兄弟好賓客雄江淮間出入從車常百餘乘及帝崩暉聞京師不安來候忠董卓聞而惡之使兵劫殺其兄弟忠後代皇甫嵩爲太尉錄尚書事以災異免復爲衛尉從獻帝東歸

周景

洛陽

贊曰袁公持重誠單所奉（單盡也）惟德不忘延世承寵孟侯經博侍言帝幙棱榮事君志同鸇雀（左傳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李賢註

郭躬傳 弟子鎮

郭躬字仲孫潁川陽翟人也家世衣冠父弘習小杜律（前書杜周武帝時為廷尉御史大夫斷獄深刻少子延年亦明法律宣帝時又為御史大夫對父故言小）太守寇恂以弘為決曹掾斷獄至三十年用法平諸為弘所決者退無

怨情郡内比之東海千公年九十五卒（千公東海人丞相于定國父也爲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見前書也）業講授徒衆常數百人後爲郡吏辟公府永平中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騎都尉秦彭爲副彭在別屯而輒以法斬人固奏彭專擅請誅之顯宗乃引公卿朝臣平其罪科躬以明法律召入議議者皆然固奏躬獨曰於法彭得斬之帝曰軍征校尉一統於督（督謂大將）彭既無斧鉞可得專殺人乎躬對曰一統於督者謂在部曲也（行有伍部部有曲也）今彭專軍別將有異於此兵事呼吸不容先關督帥且漢制棄戟即爲斧鉞（有衣之戟曰棨）帝從躬議又有兄弟共於法不合罪殺人者而罪未有所歸帝以兄不訓弟故報兄重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誤言兩報重尚書奏章矯制罪當腰斬帝復召

躬問之躬對章應罰金帝曰章矯詔殺人何謂罰金躬曰法令有故誤章傳命之謬於事爲誤誤者其文則輕帝曰章與囚同縣疑其故也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雅也如砥貢賦平如矢賞罰平）君子不逆詐（論語孔子之言）君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曰善遷躬廷尉正坐法免後三遷元和三年拜爲廷尉躬家世掌法務在寬平及典官決獄斷刑多依矜恕乃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奏之事皆施行著于令章和元年赦天下繫囚在四月丙子以前減死罪一等勿答詣金城而文不及亡命未發覺者躬上封事曰聖恩所以減死罪使成邊者重人命也今死罪亡命無慮萬人（廣雅曰無慮都凡也）又自救以來捕得甚衆而詔令不及皆當重論伏惟天恩莫不蕩宥死罪已下並蒙更生而亡

命捕得獨不沾澤臣以為赦前犯死罪而
繫在赦後者可皆勿笞詣金城以全人命
有益於邊肅宗善之即下詔赦焉躬奏讞
法科多所生全永元六年卒官中子晬亦
明法律晬音贅至南陽太守政有名迹弟子
鎮

鎮字桓鍾少脩家業辟太尉府再遷延光
中為尚書及中黃門孫程誅中常侍江京

等而立濟陰王鎮率羽林士擊殺衛尉閻
景以成大功事在宦者傳再遷尚書令太
傅三公奏鎮冒犯白刃手劾賊臣姦黨殄
滅宗廟以寧功比劉章章齊王肥子也高帝孫誅諸呂有功封朱虛侯
宜顯爵土以勵忠貞乃封鎮為定穎侯
食邑二千戶拜河南尹轉廷尉免永建四
年卒於家詔賜冢塋地長子賀當嗣爵讓
與小弟時而逃去積數年詔大鴻臚下州

郡追之賀不得已乃出受封累遷復至廷尉及賀卒順帝追思鎮功下詔賜鎮謚曰昭武侯賀曰成侯賀弟楨亦以能法律至廷尉鎮弟子僖（許其反）少明習家業兼好儒學有名譽延熹中亦爲廷尉建武二年代劉寵爲太尉禧子鴻至司隸校尉城安鄉侯郭氏自弘後數世皆傳法律子孫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二千石

郭鎮

侍中郎將者二十餘人侍御史正監平者甚衆順帝時廷尉河南吳雄季高以明法律斷獄平起自孤官致位司徒雄少時家貧喪母營人所不封土者擇葬其中喪事趣辦不問時日醫巫皆言當族滅而雄不顧（○劉攽曰案卜葬何關醫事明衍）及子訢孫恭三世廷尉爲法名家（名爲明法之家）初肅宗時司隸校尉下邳趙興亦不卹諱忌（卹憂也）每入官舍輒更繕修

館宇移穿改築故犯妖禁而家人爵祿益
用豐熾官至潁川大守子峻太傅以才器
稱孫安世魯相三葉皆爲司隸時稱其盛
桓帝時汝南有陳伯敬者行必矩步坐必
端膝呵叱狗馬終不言死目有所見不食
其肉行路聞凶便解駕留止還觸歸忌則
寄宿鄉亭（陰陽書歷法曰歸忌日四孟在丑四仲在寅四季在子其日不可遠行歸家及徙也）
年老寢滯不過舉孝廉後坐女壻亡吏太
守邵夔怒而殺之時人罔忌禁者多談爲
證焉（罔無也）
論曰曾子云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
情則哀矜而勿喜（言人離散犯法乃自上之所爲非下之過當哀矜之勿以得情爲喜也論語曰）夫不喜於得情則恕心用恕心用
則可寄枉直矣夫賢人君子斷獄其必主
於此乎郭躬起自佐史小大之獄必察焉
（左傳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原其平刑審斷庶於勿喜者

郭鎮

乎若乃推己以議物捨狀以貪情（秦彭孫章不死爲推己亡命得減爲貪情也貪與探同也）法家之能慶延于世蓋由此也

陳寵傳（子忠）

陳寵字昭公沛國洨人也（洨縣名故城在今泗州虹縣西南交音尸交反）曾祖父咸成哀間以律令爲尚書平帝時王莽輔政多改漢制咸心非之及莽因呂寬事誅不附己者何武鮑宣等（平帝時王莽輔政隨絕平帝外家不得至京師莽子宇恐帝長大後見怨教帝舅衛寶令帝毋上書求入莽不許宇與婦兄呂寬謀以爲莽不可說而好鬼神乃夜以血灑莽第門以驚懼之事覺並誅死何武爲前將軍王莽先從武求舉武不敢鮑宣爲司隸免徙之上黨呂寬事起莽案鞫并誅不附己者武與宣坐見誣中皆被誅並見前書）咸乃歎曰易稱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以逝矣（幾者事之微吉凶之先見者逝往也）即乞骸骨去職及莽篡位召咸以爲掌寇大夫謝病不肯應時三子參豐欽皆在位乃悉令解官父子相與歸鄉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應劭

風俗通曰共工之子好遠遊死爲祖神漢家火行盛於午故以午日爲祖也臘者歲終祭衆神之名臘接也新故交接故大祭以報功也人行衰於戌故臘用戌日也漢人豈知王氏臘乎其後莽復徵咸遂稱病篤於是乃收斂其家律令書文皆壁藏之咸性仁恕常戒子孫曰爲人議法當依於輕雖有百金之利慎無與人重比建武初欽子躬爲廷尉左監早卒躬生寵明習家業少爲州郡吏辟司徒鮑昱府是時三府掾屬專尚交遊以不肯視事爲高寵常非之獨勤心物務數爲昱陳當世便宜昱高其能轉爲辭曹掌天下獄訟續漢志曰三公掾屬二十四人有辭曹主訟事也其所平決無不厭服衆心時司徒辭訟久者數十年事類溷錯易爲輕重不良吏得生因緣因緣謂依附以生輕重也寵爲昱撰辭訟比七卷決事科條皆以事類相從昱奏上之其後公府奉以爲法三遷肅宗初爲尚書

是時承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切尚書決事率近於重寵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不濫事見左傳晉大夫声子辞故唐堯著典眚災肆赦尚書舜典之辭也眚過也災害也肆緩也言過誤有害當緩赦也周公作戒勿誤庶獄尚書立政之辭也言文子文孫從今以往惟以正道理衆獄勿誤也伯夷之典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三德剛柔正直尚書呂刑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由此言之聖賢之政

陳寵

以刑罰爲首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姦慝姦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寬濟益也陛下即位率由此義數詔羣僚弘崇晏晏晏晏溫和也尚書考靈燿曰堯聰明文塞晏晏而有司執事未悉奉承典刑用法猶尚深刻斷獄者急於篣格酷烈之痛篣即榜也古字通用聲類曰笞也說文曰格擊也執憲者煩於詆欺放濫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縱威福夫爲政猶張琴瑟大弦急者小弦絕故子貢非臧孫

之猛法而美鄭喬之仁政臧孫魯大夫行猛政子貢非之曰夫政猶張琴瑟也大弦急則小弦絕矣故曰罰得則姦邪止賞得則下歡悅子之賊心見矣獨不聞子產之相鄭乎推賢舉能抑惡揚善有大略者不問其短有厚德者不非小疵家給人足囹圄空虛子產卒國人皆叩心流涕三月不聞竽琴之音其生也見愛死也可悲故曰德莫大於仁禍莫大於刻今子病而人賀子愈而人相懼曰嗟乎何命之不善臧孫慙而避位終身不出見新序詩云不剛不柔布政優優優優和也方今聖德充塞假于上下假至也音格上下天地也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輕薄箠楚以濟羣生全廣至德以奉天心帝敬

陳寵

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其後遂詔有司絕鉆鑽諸慘酷之科蒼頡篇曰鉆持也說文曰鉆鐵鋷也其炎反鋷音陟葉反鑽臏刑謂鑽去其髕骨也鑽音作喚反解妖惡之禁除文致之請讞五十餘事定著于令文致謂前人無罪文飾致於法中也是後人俗和平屢有嘉瑞漢舊事斷獄報重常盡三冬之月報論也重死刑也是時帝始改用冬初十月而已元和二年旱長水校尉賈宗等上言以爲斷獄不盡三冬故陰氣微弱陽

氣發泄招致灾旱事在於此帝以其言下公卿議寵奏曰夫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易通卦驗曰十一月廣莫風至則蘭夜干生月令仲冬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芸始生荔挺出射音夜即今之烏扇也芸香草荔馬薤時令曰諸生蕩安形體時令月令也蕩動也仲冬一陽爻生草木皆欲萌動也禮記月令仲冬諸生蕩君子齋戒安形性也天以爲正周以爲春正春皆始也十一月万物微而未著天以爲正而周以爲歲首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雊雞乳地以爲正殷以爲春十二月二陽爻生鴈北鄉陽氣上通諸生皆動始萌牙地以爲正殷以爲歲首也月令季冬雉雊雞乳也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爲正夏以爲春十三月今正月也天子迎春東郊陰陽交合萬物皆出於地人始初見故曰人以爲正夏以爲歲首也月令孟春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東風解凍蟄蟲始振也三微成著以通三統統者統一歲之事王者三正遞用周環無窮故曰通三統三禮義宗曰三微三正也言十一月陽氣始施萬物動於黃泉之下微而未著其色皆赤赤者陽氣故周以天正爲歲色尚赤夜半爲朔十二月萬物始牙色白白者陰氣故殷以地正爲歲色尚白雞鳴爲朔十三月萬物始達其色皆黑人得加功以展其業夏以人正爲歲色尚黑平旦爲朔故曰三微王者奉而成之各法其一以改

正朔也易乾鑿度曰三徵而成著三岩而體成當此之時天地交萬物通也周以天元殷以地元夏以人元若以此時行刑則殷周歲首皆當流血不合人心不稽天意月令曰孟冬之月趣獄刑無留罪臣賢案月令及淮南子皆言季秋趣獄刑無留罪今言孟冬未詳其故明大刑畢在立冬也又孟冬之月身欲寧事欲靜月令仲冬君子齋戒身欲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也○劉攽曰案文并注意孟當作仲若以降威怒不可謂寧若以行大刑不可謂靜議者咸曰旱之所由咎在改律臣以爲殷周斷獄不以三徵而化致康平無有災害自元和以前皆用三冬而水旱之異往往爲患由此言之災害自爲它應不以改律秦爲虐政四時行刑聖漢初興改從簡易蕭何草律季秋論囚俱避立春之月草謂創造之也論決也之正二王之春實頗有違言蕭何不論天地之正及殷周之春實乖正道陛下採幽析微允執其中允信也中正也言信執中正之道語見尚

書革百載之失建永平之功尚書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上有迎承之敬下有奉微之惠三正之日不用斷獄敬承天意奉順三微也稽春秋之文當月令之意春秋於春每月書主所以通三統也何休注云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正月三月夏正月也聖功美業不宜中疑書奏帝納之遂不復改寵性周密常稱人臣之義苦不畏慎自在樞機謝遣門人拒絕知友唯在公家而已朝廷器之器重也皇后弟侍中竇憲臣賢案竇后紀及憲專並云憲竇后兄今諸本皆言弟蓋誤也薦眞定令張林爲尚書帝以問寵寵對林雖有才能而素行貪濁憲以此深恨寵林卒被用而以臧汙抵罪及帝崩憲等秉權常銜寵乃白太后令典喪事欲因過中之黃門侍郎鮑德素敬寵說憲弟夏陽侯瓌曰陳寵奉事先帝深見納任故久留臺閣賞賜有殊今不蒙忠能之賞而計幾微之故幾微言微細也誠傷輔政容貸之德瓌亦

好士深然之故得出為太山太守後轉廣
百數寵到顯用良吏王渙鐔顯等以為腹
心（鐔音徒南反）訟者日減郡中清肅先是洛縣（洛縣名故城在今益州雒縣南也）城
南每陰雨常有哭聲聞於府中積數十年寵聞而疑其故使吏察行還
言世衰亂時此下多死亡者而骸骨不得
葬儻在於是寵愴然矜歎即勑縣盡收斂

葬之自是哭聲遂絕及賓憲為大將軍征
匈奴公卿以下及郡國無不遣吏子弟奉
獻遺者而寵與中山相汝南張彬（光武子中山王焉相也）東平相應順（東平王蒼孫敞之相也）守正不阿後和
帝聞之擢寵為大司農彬太僕順左馮翊
永元六年寵代郭躬為廷尉性仁矜及為
理官數議疑獄常親自為奏每附經典務
從寬恕帝輒從之濟活者甚衆其深文刻

敝於此少衰寵又鉤校律令條法溢於甫刑者除之鉤猶動也前書曰鉤校得其姦賊鉤音工侯反溢出也孔安國注尚書曰呂侯後爲甫侯故或稱甫刑也曰臣聞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禮記曰百曲禮三千鄭玄注云禮篇多亡本數未聞其中事儀有三千也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去禮之人刑以加之故曰取也失禮則入刑相爲表裏者也今律令死刑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耐者輕刑之名也贖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於甫刑者千九百八十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其贖罪春秋保乾圖曰王者三百年一蠲法漢興以來三百二年憲令稍增科條無限又律有三家其說各異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應經合義者可使大辟二百而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并爲三千悉刪除其餘令與禮相應以易萬人視聽以致刑措之美傳之無窮未及施

行會坐詔獄吏與囚交通抵罪詔特免刑
拜爲尚書遷大鴻臚寵歷二郡三卿所在
有迹見稱當時十六年代徐防爲司空寵
雖傳法律而兼通經書奏議温粹號爲任
職相在位三年薨以太常南陽尹勤代爲
司空勤字叔梁篤性好學屏居人外荆棘
生門時人重其節後以定策立安帝封福
亭侯五百戶永初元年以雨水傷稼策免

就國病卒無子國除寵子忠
忠字伯始永初中辟司徒府三遷廷尉正
（正廷尉屬官也秩千石也）有聲稱司徒劉愷舉忠
明習法律宜備機密於是擢拜尚書使居
三公曹（成帝置五尚書三公曹尚書主斷獄也）忠自以典刑法
用心務在寬詳初父寵在廷尉上除漢法
溢於甫刑者未施行（上音時掌反）及寵免後遂寢
而苛法稍繁人不堪之忠略依寵意奏上

二十三條爲決事比比例也必寐反以省請讞之敝又上除蠶室刑蠶室宮刑名也或云犗刑也音奇敗反作窨室畜火如蠶室說文曰犗騬牛也騬音繒漢舊儀注曰少府若廬獄有蠶室也解臧吏三世禁錮狂易殺人得減重論狂易謂狂而易性也母子兄弟相代死聽赦所代者事皆施行及鄧太后崩安帝始親朝事忠以爲臨政之初宜徵聘賢才以宣助風化數上薦隱逸及直道之士馮良周燮杜根成翊世之徒於是公車

禮聘良燮等後連有災異詔舉有道公卿百僚各上封事忠以詔書既開諫爭慮言事者必多激切或致不能容乃上疏豫通帝意曰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謀左氏傳曰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忠臣盡謇諤之節不畏逆耳之害史記曰趙簡子有臣周舍好直諫周舍死簡子曰吾聞千羊之皮不如二狐之腋衆人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家語孔子曰忠言逆耳而利於行也是以高祖舍周昌桀紂之譬周昌爲御史大夫嘗燕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走

出高帝遂得騎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桀紂之主也上笑不之罪也 **孝文嘉愛盎人忝之譏** 文帝幸上林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坐帝亦起盎前說曰陛下爲慎夫人從盎爲中郎將邯慎夫人適所以禍之也獨不見人豕乎上大悅人豕解見皇后紀也 **武帝納東方朔宣室之正** 武帝爲館陶公主私人董偃置酒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正不得入焉上曰善更置酒北宮也 **元帝容薛廣德自刎之切** 元帝酎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衛史大夫薛廣德當車免冠諫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汙車輪帝乃從橋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重禄不極諫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公曰善於是下令今明詔崇高宗之德群不通罪至死** 此已上皆見新序 **推宋景之誠** 史記曰宋景公時熒惑守心星太史子韋請移之大臣国人與歲公皆不聽天感其誠熒惑乃退三舍也 **引咎克躬詔訪羣吏言事者見杜根成翊世等新蒙表録顯列二臺** 詔杜根爲侍御史成翊世爲尚書郎也 **必承風響應爭爲切直若嘉**

謀異策宜輒納用如其管穴妄有譏刺管穴言小也史記扁鵲曰若以管窺天以隙視文隙即穴也雖苦口逆耳不得事實且優游寬容以示聖朝無諱之美若有道之士對問高者宜垂省覽特遷一等以廣直言之路書御有詔拜有道高第士沛國施延爲侍中延後位至太尉謝承書曰延字君子蘄縣人也少爲諸生明於三經星官風角靡有不綜家貧母老周流傭賃常避地於廬江臨湖縣種瓜後到吳郡海鹽取卒月直賃作半路亭父以養其母是時吳會未分山陰馮敷爲督郵到縣延持箒往敷知其賢者下車謝使入亭請與飲食脫衣與之餉餞不受順帝徵拜太尉年七十六薨常侍江京李閏等皆爲列侯共秉權任帝又愛信阿母王聖封爲野王君忠內懷懼蕙而未敢陳諫乃作搢紳先生論以諷文多故不載搢插也紳大帶也自帝即位以後頻遭元二之戹元二解見鄧隙傳百姓流亡盜賊並起郡縣更相飾匿莫肯糾發更相文飾隱匿盜賊也忠獨以爲憂上疏曰臣聞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隄潰蟻孔氣

洩鍼芒韓子曰千丈之堤以螻蟻之穴而潰黃帝素問曰針頭如芒氣出如筐也是以明者愼微智者識幾書曰小不可不殺尚書[illegible]語曰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詩云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詩大雅也言詭誑委隨之人可不縱宜即罪之用謹勑不善之人也蓋所以崇本絕末鉤深之慮也臣竊見元年以來盜賊連發攻亭劫掠多所傷殺夫穿窬不禁則致彊盜論語孔子曰色厲而內荏其猶穿窬之盜乎彊盜不斷則爲攻盜攻盜成羣必生大姦故亡逃之科憲令所

急至於通行飲食罪致大辟通行飲食猶今律云過致資給與同罪也飲音蔭食音寺而頃者以來莫以爲憂州郡督錄怠慢長吏防禦不肅皆欲採獲虛名諱以盜賊爲負雖有發覺不務清澄至有逞威濫怒無辜僵仆或有跼蹐比伍轉相賦斂說文曰蹐小步也言跼身小步畏吏之甚也或隨吏追赴周章道路是以盜發之家不敢申告鄰舍比里共相壓迮迮迫也或出私財以償所亡其大章

著不可掩者乃肯發露陵遲之漸遂且成
俗寇攘誅咎皆由於此寇盜竊也尚書曰無敢
言寇攘誅不成文理當有一通字前年勃海張伯路可爲至戒
覆車之軌其迹不遠蓋失之末流求之本
源宜糺增舊科以防來事自今彊盜爲上
官若它郡縣所糺覺一發部吏皆正法上官
謂郡府也若乃也部吏謂主督郵游徼也正法依法也
月奉贖罪二發尉免官令長貶秩一等令長三
發以上令長免官便可撰立科條處爲詔
文切勑刺史嚴加糺罰異以猛濟寬驚懼
姦慝須季夏大暑而消息不協前書音義曰消卦曰太陰其餘雜卦曰少陰少陽寒氣錯時水涌爲變天之
降異必有其故所舉有道之士可策問國
典所務王事過差令處煖氣不效之意庶
有讜言以承天誡初元三年有詔大臣得
行三年喪服闋還職忠因此上言孝宣皇

帝舊令人從軍屯及給事縣官者大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勿徑令得葬送請依此制太后從之至建光中尚書令祝諷祝或作祋○劉攽曰案文祝當作役尚書孟布等奏以爲孝文皇帝定約禮之制約儉也孝文帝崩遺詔薄葬以日易月凡三十六日釋服後以爲故事光武皇帝絕告寧之典前書音義曰告寧休謁之名吉曰告凶曰寧古者名吏休假曰告吏二千石有予告賜告予告在官有功法所當得也賜告病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帶印綬將官屬歸家養疾也貽則萬世誠不可改宜復建武故事

東忠

忠上疏曰臣聞之孝經始於愛親終於哀戚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尊卑貴賤其義一也夫父母於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三年乃免於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閔子雖要絰服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自比已上至臣有大喪並公羊傳之文也閔子騫孔子弟子也遭喪君使之從軍騫乃要絰而

服以從軍役事了退家致位喪次極盡私恩故君使之雖非臣從君命有禮也 **周室陵遲矣惟蠭之恥** 小雅蓼莪之詩也言孝子憂思中心不精不識莪蘿誤以爲蒿也其詩曰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瓶之罄矣惟罍之恥注云瓶小而罍大也罄盡也罍大也罄盡也瓶小而盡言爲罍恥者刺幽王不使富分貧衆恤窮寡也 **言已不得終竟子道者亦上之恥也** 花高祖受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寧告之科合於致憂之義 論語曾子曰吾聞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建武之初新承大亂凡諸國政多趣簡易大臣既不得告寧而羣司營祿念私鮮循三年之喪以報顧復之恩者禮義之方實爲雕損大漢之興雖承衰敝而先王之制稍以施行故籍田之耕起於武** 武帝元光元年令郡國舉孝廉 **郊祀之禮定於元成** 元帝成帝時匡衡韋玄成定迭毀郊祀之禮也 **三雍備於顯宗** 三雍明堂辟雍靈臺也雍和也解具明紀也 **孝廉之貢發於孝文** 文帝二年詔曰農天下之本也其開籍田也 **大臣終喪成乎陛下** 謂安帝詔大臣得行三年喪也

聖功美業靡以尚茲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言敬吾老亦敬人之老愛吾幼亦愛人之幼有敬愛之心則天下歸順之也運掌言易也臣願陛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思揆度臣子之心則海內咸得其所甘陵安帝母陵陵在清河故言北望也宮暨不便之竟寢忠奏而從諷布議遂著于令忠以久次轉爲僕射時帝數遣黃門常侍及中使伯榮往來甘陵伯榮帝乳母二聖女也而伯

榮負寵驕蹇所經郡國莫不迎爲禮謁又霖雨積時河水涌溢百姓騷動忠上疏曰臣聞位非其人則庶事不叙庶事不叙則政有得失政有得失則感動陰陽妖變爲應陛下每引災自厚不責臣司臣司狃恩莫以爲負狃音女九反詩曰將叔無狃注云狃習也言屢被恩貸不以災變爲憂負也故天心未得隔并屢臻音必姓反青冀之域淫雨漏河漏溢也徐岱之濱海

水盆溢兖豫蝗蝝滋生（蝝螽子也）荆楊稻收儉薄并涼二州羌戎叛戾加以百姓不足府帑虛匱自西徂東杼柚將空（杼柚謂機也小雅大東詩曰小東大東杼柚其空也）臣聞洪範五事一曰貌貌以恭恭作肅貌傷則狂而致常雨（洪範五行傳辭）春秋大水皆爲君上威儀不穆臨莅不嚴臣下輕慢貴倖擅權陰氣盛彊陽不能禁故爲淫雨陛下以不得親奉孝德皇園廟（孝德皇安帝父清河王慶也）比遣中使致敬甘陵朱軒駢馬相望道路可謂孝至矣（朱軒車使者所乘駢並也）然臣竊聞使者所過威權翕赫震動郡縣王侯二千石至爲伯榮獨拜車下儀體上僭侔於人主長吏惶怖譴責或邪諂自媚發人修道繕理亭傳多設儲跱徵役無度（儲積也跱具也）老弱相隨動有萬計賂遺僕從人數百匹頓踣呼嗟莫不叩心河間託叔父之屬（河間王開安帝叔也）清河

有陵廟之尊清河王延平也陵廟所在故曰尊及剖符大臣皆偎爲伯榮屈節車下陛下不問必以陛下欲其然也伯榮之威重於陛下陛下之柄在於臣妾水災之發必起於此昔韓嫣託副車之乘受馳視之使江都誤爲一拜而嫣受歐刀之誅韓嫣弓高侯之孫也得幸於武帝武帝獵上林中先使嫣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爲天子伏謁道傍嫣驅不見王怒爲皇太后泣言太后街之後嫣出入永巷以姦聞太后賜嫣死也臣願明主嚴天元之尊正乾剛之位天元猶乾元也易曰大哉乾元也職事臣細皆任賢能不宜復令女使干錯萬機事重察左右得無石顯泄漏之姦石顯字君房少時坐法腐刑爲中書令元帝委以政事公卿畏之重足一迹顯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間己乃取一言爲驗上嘗使至諸宮徵發先白上恐漏盡尽宮門閉請詔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詔開宮門後果有上書告顯矯詔開宮門天子聞之笑顯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羣下無不嫉妬欲陷害者唯明主能知之上以爲然而憐之主

昌譖崇之詐鄭崇哀帝時爲尚書僕射數諫爭帝不許尚書令趙昌佞諂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上怒下崇獄死獄中也公卿大臣得無朱博阿傅之

尚書納言得無趙

援哀帝時博爲丞相承傳太后指奏免大司馬傅喜哀帝怒下博獄自殺也外屬近戚得無王鳳害商之謀成帝舅王鳳爲大將軍專權驕僭王商爲丞相論議不能一鳳陰求商短使人上書告商閨門內事商坐免王商宣帝舅樂昌侯王武之子非成帝舅成都侯也若國政一由帝命王事每決於己則下不得偏上臣不得干君常雨大水必當霽止霽亦止也四方衆異不能爲害書奏不省時三府任輕機事專委尚書而灾眚變咎輒切免公台切責也忠以爲非國體上疏諫曰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論語孔子對魯定公之辭也故三公稱曰冢宰王者待以殊敬在輿爲下御坐爲起漢舊儀曰皇帝見丞相起立乃坐皇帝在道丞相迎謁者贊稱曰皇帝爲丞相下輿立乃升車入則參對而議政事出則監察而董是非董督也漢興舊事丞相所請靡有不聽今之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尚書見任重於三公陵遲以來其漸久矣臣忠心常獨不安是故臨事

戰懼不敢穴見有所興造穴見言不廣也又不敢希意同僚以謬平典而謗讟日聞罪足萬死近以地震策免司空陳褒褒字伯仁廬江人也今者災異復欲切讓三公昔孝成皇帝以妖星守心移咎丞相使賁麗納說方進方進自引卒不蒙上天之福成帝時熒惑守心議郎李尋奏記丞相翟方進曰唯君侯盡節轉凶方進憂不知所出有郎賁麗善為星言大臣宜當之上乃召見方進賜養牛上尊酒令審處焉方進即日自殺賁音肥徒乖宋景之誠解見前文言景公有災身自引咎成帝不然故曰徒

陳忠

也故知是非之分較然有歸矣又尚書決事多違故典罪法無例詆欺為先文慘言醜有乖章憲宜責求其意割而勿聽上順國典下防威福置方員於規矩審輕重於衡石衡秤衡也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也誠國家之典萬世之法也忠意常在褒崇大臣待下以禮其九卿有疾使者臨問加賜錢布皆忠所建奏頃之遷尚書令延光三年拜司隸校尉糾

正中官外戚賓客近倖憚之不欲忠在內明年出爲江夏太守復留拜尚書令會疾卒初太尉張禹司徒徐防欲與忠父寵共奏追封和熹皇后父護羌校尉鄧訓寵以先世無奏請故事爭之連日不能奪乃從二府議及訓追加封謚禹防復約寵俱遣子奉禮於虎賁中郎將鄧騭寵不從騭心不平之故忠不得志于鄧氏及騭等敗衆

庶多怨之而忠數上疏陷成其惡遂詆劾大司農朱寵順帝之爲太子廢也諸名臣來歷祝諷等守闕固爭時忠爲尚書令與諸尚書復共劾奏之及帝立司隸校尉虞詡追奏忠等罪過當世以此譏焉

論曰陳公居理官則議獄緩死相幼主則正下僭寵○劉攽曰案文不當作下謂正下之僭寵也然陳寵無正僭寵之事陳忠乃有言伯榮疏論說似誤也可謂有宰相之器矣忠能承風亦

庶乎明慎用刑而不留獄然其聽狂易殺人開父子兄弟得相代死斯大謬矣是則不善人多幸而善人常代其禍進退無所措也

贊曰陳郭主刑人賴其平寵矜枯胔躬斷以情忠用詳密損益有程程品式也謂彊盜發貶黜令長各有科條故曰程也施于孫子具公且卿施延也音羊豉反

郭陳列傳第三十六